

一朵彼岸花唤醒前世记忆

两个名字，双重身份

「他」在冷血与柔情间穿梭

爱在黑暗与明媚中绽放

永夜

桩桩
YONG YE
上

永夜

桩桩
YONG
YE
卅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永夜/桩桩著. —北京: 朝华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5054 - 2007 - 6

I. 永… II. 桩…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7891 号

永夜 (全二册)

作 者 桩 桩

选题策划 杨 彬 侯 开

责任编辑 王 磊

特约编辑 陈 娟

责任印制 张文东

封面设计 安宁书装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订购电话 (010) 68413840 68433213

传 真 (010) 88415258 (发行部)

联系版权 j-yn@163.com

网 址 www.ingpublishers.com

印 刷 三河市新艺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00mm × 980mm 1/16 字 数 470 千字

印 张 42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 - 7 - 5054 - 2007 - 6

定 价 49.80 元 (全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上 册

楔 子	1
第一章 牡丹花下死	3
第二章 脚底板长出一朵花	10
第三章 杀手的顺序	20
第四章 重见星光灿烂	24
第五章 美人如花隔云端	30
第六章 惹是生非的后果	40
第七章 睡着的小孩	50
第八章 别院的适应性训练	56
第九章 奇怪的端王夫妇	65
第十章 相互试探	78
第十一章 皇宫夜宴	86
第十二章 步入杀手生涯	100
第十三章 设计与认亲	112
第十四章 继续瞒下去	124
第十五章 吾家有女初长成	135



145	第十六章	危险步步逼近
156	第十七章	游园惊魂
166	第十八章	奉旨议和
183	第十九章	大皇子的算盘
194	第二十章	醉情于月
216	第二十一章	百般设计只为救你
225	第二十二章	身份被揭穿
243	第二十三章	相见时难别亦难
253	第二十四章	将计就计
262	第二十五章	黑吃黑
268	第二十六章	坐山观虎斗
282	第二十七章	冰凉的事实
297	第二十八章	背后一刀
309	后 记	



下 册

第三十章 山中方十日	315
第三十一章 牡丹院的小麻子	329
第三十二章 宫斗	343
第三十三章 石屋斗智	362
第三十四章 被他卖了又被他救了	373
第三十五章 永安郡主	384
第三十六章 李言年的泪	397
第三十七章 与太子定了亲	407
第三十八章 出嫁出走	417
第三十九章 平安医馆	428
第四十章 重操旧业	438
第四十一章 安家的买卖	451
第四十二章 一个耳光和一个吻	463
第四十三章 竹席的秘密	474
第四十四章 安家三公子	483
第四十五章 流泪的佛像	495



- 506 第四十六章 西泊秋祭
- 519 第四十七章 永夜倾城
- 533 第四十八章 古怪的小镇
- 545 第四十九章 游离谷主
- 555 第五十章 魂飞魄散
- 565 第五十一章 没有胡子的太子
- 577 第五十二章 飞天的翅膀
- 588 第五十三章 色诱
- 596 第五十四章 自投罗网
- 605 番外之风扬兮
- 623 番外之月魄
- 636 番外之李天佑
- 641 番外之蔷薇郡主
- 648 番外之玉袖公主
- 658 番外之安小四



楔子

月黑风高杀人夜。

李林握紧了方向盘，踩下了刹车。山上华宅里的少爷有个很奇怪的习惯，喜欢每天晚上十点骑着山地车锻炼身体。李林的任务就是制造一起车祸。

车祸之所以叫车祸，是车闯了祸，而不是开车的人。所以就算被捉住，也只能算是交通肇事罪。更何况，按计划，他根本不打算逃。不给这个计划留下任何一个疑点，让人怀疑这是一场有预谋的谋杀。

计划滴水不漏。

李林和朋友吃饭喝酒，然后开着车回半山腰的家。家也是在半年前置下的。

一个喝了酒开车回家的人意外撞上了外出锻炼身体的少爷，很正常。

等了五分钟，李林发动了车，往山上驶去。时间一分都不会差，连他开车回家所需的时间都算好了。

所以李林按计划撞上了骑山地车的少爷，看着山地车与少爷一起飞到了

二十米开外。他下车确认了少爷的死亡，用极惊恐慌乱的声音报了案。

照原计划，就是赔偿和坐牢两种后果。山顶华宅里的主人不会要几十万的赔偿，就只能让法院判李林三年至五年的刑。

接下任务时李林仔细想过，用三至五年还一个人情不亏。他没有想到的是他欠了人情的兄弟此时不想让他还人情了，而是想要他的命。

李林死于狱中的一次群殴。以他的身手不会是两帮人群殴时死掉的那个，可是站在他身后的兄弟温柔地送了他一刀和一句话：“你的兄弟让你走好。”

狱警如警匪片里演的一样姗姗来迟。李林抽噎着看着铁栅栏外的一小块天空，冷笑着想为了狗屁义气而死太亏了，也许当时摇头说不要钱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这个下场。他的兄弟不相信他一分钱不要，仅仅是为了还一个人情。

李林恍惚地到了忘川，一色血红的花无边无际地怒放。这是传说中的彼岸花吗？李林伸手摘下一朵别在了衣襟上。恍惚中他一脚踏空掉进了忘川的水中，任水载着他飘浮。他隐约想到，自己还没有喝下孟婆汤。

安国西陲边境的山脉中，正值秋天。痴痴望向山谷的六岁孩童眼中突然有了生命，眸子像脚下不远处的五彩湖泊一样在阳光下流光溢彩。

李林叹了口气，连装白痴的心情都没了。因为他听到身旁守卫说：“傻也无所谓，这小模样不送牡丹院太可惜了。”

牡丹院？这模样，还能去干什么？所以李林拍拍屁股站了起来，用六岁孩子的天真笑容望着守卫，“这是哪里？”

他当然知道这是哪里。看着一大群小屁孩嘿呀嘿呀地练拳脚，电影里某某帮派从小培养忠心小狗的场景进而展现在眼前。他可不想再做杀手，前世做得太累了。

然而与送妓院比，杀手似乎还是好点儿。于是李林清醒了。

嫩白的小手拿着雪亮的刀，他挥了挥，身体各部位还达不到那个要求，却找回了点儿前世的感觉，这让他很满意。

三个月里，李林同别的小孩一起在空旷的地方打架。三个月后，他的衣服上别着一百的编号，与九十九名孩子一起走进编号为十的木楼，开始相互残杀。

进楼的瞬间，李林悲哀地想起了前世狱中斗殴的场景。他又笑了笑，这一世身边再无兄弟能从背后捅他一刀了。



第一章 牡丹花下死

没想到在进楼前三个月他清醒了，所以最晚一个加入这批人的训练中，编号也就成了一百号，十号楼的第一个孩子。

雪后初霁。

山谷中铺满淡淡的阳光。银白世界中唯林梢隐隐现出一抹青黛，这种水墨神韵多少会勾起一些诗意。

“江山，如画。”李言年披着藏青色的披风坐在檐下，银狸毛在颈边一圈衬得人越发的丰神俊朗。

他的声音很淡，淡而温柔，像极了雪地上那抹阳光。

“回禀执事，十座楼一共出来了十七人。一号楼一人，二号楼两人，三号楼两人……十号楼五人。”一黑衣汉子恭声回报。

李言年眼中飞快地掠过一丝讶意，目光轻飘飘地从站在院子里的十七人身上扫过。缓缓站直了身，顺手把手中的暖炉递出。

李二赶紧接过去，小心地捧在手中。手心骤然传来的热度让他舒服得想叹气，脸上的神情依然谦卑恭顺。

他的腰微微弯着，也不知道是长年养成的习惯还是怎的，他整个人似乎

就从来没有挺直过腰杆。那双细长的眼睛也显出几分鬼祟，偷偷瞟向院子里站着的人。出来了十七人，这差事看来没问题了，明儿就可以离开这里。李二想起府中的俏婢热酒，这时节正好可以赏雪、品梅、吟诗，一颗心早飞向了谷外。

地上的雪还没扫开，站着的十七个人衣衫褴褛，已看不出衣裳原来的模样。身上还带着伤，血滴落下来，将脚下的雪染成了淡淡的粉红色。分明还是七八岁大的孩子，眼睛里却透出一股子疲惫、一种兴奋，在李言年冷漠的目光注视下又多了几分莫名的怯意。

“能从一千人中活着出来，都是爷了。”李言年站立片刻，才似感叹似满意地吐出一句。

这句话一说出来，院子里的人都松了口气，那十七个孩子也不例外，竟有两人一屁股就坐在了雪地里。

李言年瞟了一眼坐在地上的那两个人，瞬间四周冲出几条大汉将他们架了起来。孩子的脸霎时变得雪一样白，目光惊恐。

叹了口气，李言年挥了挥手，“送牡丹院！”

那两个孩子眼睛失去了光彩，哭了出来，“饶了我！”

剩下的十五个孩子大气也不敢出，小身子发着颤却越发挺得直了，生怕一个不谨慎丢了小命事小，被送去牡丹院就惨了。

在谷里待了一年，黑衣守卫一说起牡丹院时手中的鞭子都变得温柔起来，绝对不肯落在人脸上。曾经有人还没熬到进楼就被送去了牡丹院，当时守卫们就停了鞭，还请了谷里医术最高明的回魂师父来瞧伤，猥琐地笑着说等小爷过了十二岁生日就去贺生。九九就对李林说：“我宁可被张屠夫杀，也好过落在逛牡丹院的守卫手中。”

李林的回答让九九顿起亲切之心，“你也知道张屠夫？就是没他也不会吃带毛猪的那个？”

然而之后不管九九如何回忆曾经的过往，再也没能从李林那里勾出多余的亲切感。九九也不灰心，毕竟在一个楼里一百名孩子中，只有李林认识张屠夫。九九觉得他有义务保护李林。

“都说过了，能从一千人中活着出来，都是爷了。”李言年又叹了口气，脸上露出一丝笑容来，“说说，十号楼怎么会出来五个？”

“执事，他们……”答话的黑衣守卫才一迟疑就看到李言年温和的眼神，哆嗦了一下后说话不再犹豫，“他们趁九号楼的相互杀疲了，去捡了个现成

的便宜。”

“哦，谁领的头？”李言年眉梢微动，目光也移到了最边上的五个孩子身上。都是一般的清秀小模样，他心里有点儿赞叹，嘴里吐出的话却带了丝寒意。

另外三个孩子低着头不肯说话，目光却瞟向九九。这让李林很不解。依他的判断，李言年是不会杀这个领头的，但是会如何处置就说不准了。

照理说不该让一个八岁的孩子替他背黑锅，该他站出来的时候了。可是李林想，还是缓缓吧。毕竟当出头鸟始终不符合他想隐藏实力的想法，他不想将来被派往最危险的地方执行最危险的任务。以他前世对杀手的了解，顶尖高手总是死得最快。不是身手不好，而是危险任务接得太多了。他计算着招供的时间，要恰到好处地表现害怕，还得勇敢地站出去。

面对挥着刀冲着他 and 九九两人砍过来的三个孩子，他似无意地提醒了下九九，让他带着楼里的五个孩子杀到九号楼黑吃黑。

李言年笑了，“知道为什么要你们一百人相互厮杀，每天取一条性命完成任务吗？”不待回答，他接着说了下去，“对敌人的一丝同情，就是对自己残忍。好吧，给你们一个机会，供出领头的人，别的人爷不杀。”

“是我！”九九声音发颤，却抢在李林准备招供之前迈出了一步。他依稀记得，当他在楼里护着李林与另三个孩子恶狼般对峙时，耳边轻轻响起一个声音，温柔而又冷酷，“杀九号楼的人！”九九现在宁愿相信是自己的潜意识在引导自己，也不愿是那个他一直保护着的单纯的李林……

李林很吃惊地看着九九，再一次提醒自己别记着这个情，虽然这个八岁大的孩子此时的形象足以令他仰视。

李言年皱了皱眉，李二已躬身上前轻声提醒道：“爷，今年……”

“好一个黑吃黑，九号楼的不是枉死了吗？”李言年眉头舒展，嘴里说着云淡风轻的话，“送回十号楼，明日出楼之人才算过关！”

李二倒吸一口凉气，有点儿捉摸不透自家主子的心思。这群孩子每一百人住一栋楼，连日相互残杀，一栋楼里才走出几个来，都算是精英良才了。方才废了两个，这会儿又送进楼去，没准儿又会损失几个，着实让人舍不得。

“回执事，是我。”李林心里叹息，上前两步轻声回答，“我出的主意，能出来不容易，都，不想再回去了。”

李言年看着下方跪着的李林，他是出来的人中年纪最小的孩子，不过才

六岁。他有些诧异李林说话时平静的语气，“真的是你吗？”

九九和李林同时答了声：“是我！”

“好一个兄弟情深！知道什么是兄弟吗？兄弟往往是最容易出卖自己的人，记住爷的话。究竟是谁？”

九九急着开口，李林拦住了他，“其实是我。我出的主意，他领的头。”

“哦？方才怎么不认？”

“怕死！”李林回答得异常干脆。

“怕死？是啊，是人就会怕死。”李言年轻声感叹了一句，“这会儿不怕死了吗？”

“执事不会杀我，最多，像方才那两人般被送去牡丹院。”

李言年兴趣甚浓地瞧着他，直呼他的编号：“一百，你知道牡丹院是什么地方？”他原本并不认为六岁的孩子能完全明白，却因李林一直平静的声音发出了疑问。

李林扬起了脸，满带血污的面容上一双眸子晶石般闪亮。眼睛里没有一丝害怕，反而带着一股子戏谑的味道答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李言年怔了怔，咀嚼了几遍这句话，蓦然大笑起来，“哈哈！没想到今年出了个彩！有意思！有意思！”说完竟拂袖去了。

院子里的人面面相觑。李二也抱着暖炉神采飞扬地尾随李言年进了房。

四周的黑衣大汉这才长长地吐了口气。九九怒道：“你是想我俩都死吗？”

李林挠了挠头，天真地笑了，“明明是我告诉你的嘛。”

九九怒道：“你就是一个傻子！明明是随口一说，你哪里会有这心思？！”

见他生气，李林憨憨地笑了，“我饿了。”

九九这才转过脸来，对着李林怒目以视，“红颜祸水！”

李林摸了摸脸不禁苦笑。这张脸，难怪是傻子都能进牡丹院发挥余热。

九九发作完了拉着李林昂首挺胸走出院子。院门口的黑衣守卫都抱拳行礼笑道：“恭喜小爷过关了。”

九九哼了声不理。李林又笑了，“以后还仗各位大叔多照拂。”

他跟在九九身后还是忍不住问出了口：“当时你不怕死吗？”

九九眼中闪过一丝狡黠，“最多送牡丹院罢了。”

李林心里顿时放下块石头，不用欠人情了。

李林换了身簇新的衣裳跟着守卫来到李言年的住处。走在他前面的守卫自从看到小楼后脚步便放得轻了。李林默想，这位李执事有能力坦然收集上千名孩子再冷眼瞧着他们在几天内死去，偏偏脸上神情不显山不露水的，有这份狠劲，难怪守卫们害怕。

面前的小楼像座吊脚楼，依山而建，重檐歇山穿斗式建筑。李林观察了下地势，这里能观山谷的全景。李执事看来说话做事都漫不经心，实则喜欢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他对李言年又下了判断。

李二掀起厚棉帘让李林进去，弓着背老实地站在李言年的身边，看向李林的目光多了重探究。一个六岁的孩子能让李执事如此重视，他一定非比寻常。

一股暖洋洋的热气扑面而来，又带着一丝香味，李林一嗅便知道是火盆中放了橘皮散发出来的味道，李执事很懂得享受。李林敛了眼中的精明，走进进去一言不发，老老实实在地跪在李言年面前。

李言年端着杯酒淡漠地瞅着他。

是该直视还是低头？李林心思转动，坚持了一小会儿，在合理的时间低下了头，以此示弱。

李言年盯了他良久，看到李林终于低下头，目光慢慢变得柔和，淡淡地问道：“怎么想出这个法子的？”

“楼里就我们五个了，不够分。规矩是每人要杀一个人，没说不能杀别的楼里的人。”

李林低着头老实地回答，心里暗骂谷中的人变态。送进楼时每个孩子都知道第二天要杀个人交任务。楼里一百个小孩都疯了似的，只一晚工夫，就相互捅刀子死了一半以上，不死受伤的第二晚当然也活不了。

从小就这样学着相互捅刀子杀人才能生存，长大了还了得？但是如果要在生与死之间选择，他没道理让别人对他辣手摧花。于是，在无数双或怯懦或害怕或恶狠狠的孩子的眼中，他活了下来，且没有杀过一个孩子。九九的功夫不知是家传还是怎的，比别的孩子高出一筹。在他几句言语点拨下，护着他走出了楼。

“你清醒之前还是个白痴！”李言年瞟了眼桌上薄薄的纸，上面几行字记录了李林所有的事情。

他想起了那句诗，好奇之心大起，语气更温柔，眼中露出刀锋般的光芒，“记得来山谷之前的事？”

“记不得了。”李林还是以最老实的语气回答。他只知道醒来后就到了山谷，是有人送他来的。一个模糊缥缈的背影，并且时常在他耳边说悄悄话他都没搭理的影子。

李言年有点儿遗憾。他一直以为让下属找来一千多名七八岁的孩童难度有点儿大，所以连白痴也找回来充数。

在近一年的训练中李林就呆呆地看着别人练功夫。留了他八九个月后他还是傻样子，想着只要小模样可以，送去牡丹院也算有点儿用处。没想到在进楼前三个月他清醒了，所以最晚一个加入这批人的训练中，编号也就成了一百号，十号楼的第一个孩子。

一个比其他人训练得少、功夫明显不如人的小孩，在残忍的厮杀中竟然活了下来，而且还策划了黑吃黑。从白痴到胆大的策划再到那句诗，李言年不想对李林感兴趣都不行。

李言年不再言语，沉闷的空气压在屋子里。李林感觉到一种强大的压力袭来。他不是只有来山谷近一年的记忆，他还记得他前世是个杀手，所以他只能把身体挺得再直一点儿，再发点儿颤让李执事瞧出他的恐惧，努力装出一副想表现却又害怕的模样。

洗干净脸的李林让李言年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那张脸似曾相识。他看了眼李二，李二似乎也有同感，点了点头。李言年微微一笑，收了身上的气势。

李林感觉身上的压力一松，暗自感叹，真有武林高手存在！

“你们楼的五个人名字分别是星魂、月魄、虹衣、鹰羽、日光，你选一个吧！”

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苍鹰击于殿上。刺客的名字带着刺客的影子，听起来风光，可全是过眼烟云没有一个好下场。他不想做其中任何一个。但是由得他选吗？选，自己不喜欢，不选就要说理由。自己以前是白痴，现在还是个六岁的孩子，这理由不能说。所以他恭敬地回答：“执事赐名。”

李言年瞧了他一眼，淡淡地说：“就星魂吧，黑暗中的光芒无人能夺。我会送你去上院……你是个奇怪的人，是福是祸呢？”

前面的话是对李林说的，后面一句却是在问自己。

一来就给了个扫帚星的名字？李林心里苦笑，脸上露出欣喜，“星魂多谢执事。”

接过一块玉牌，守卫领了李林出去。李言年饮下一杯酒，喃喃道：“我是否做错了呢？那模样……该送他去牡丹院。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他念了好几遍，怔怔地坐着。

“爷，明日……”李二小心地询问。

“回京。”



第二章 脚底板长出一朵花

他实在佩服做记号的人，在他脚板心印了朵花，血红色的小花。这让他又想起了路经黄泉时摘的那朵血一般艳丽的花朵，转世就成了胎记？

星魂跟着守卫前行，见不是回十号楼的路，心下了然是去李言年口中的上院。他遗憾地想，可惜不能再见到可爱的九九了。

谷里的人行事果断狠辣，不会给他们之间相处的机会。将来他们会互不相识，各自执行各自的任務，没准儿还会相互残杀。如果有了感情就不叫刺客了。

一身贵气的李言年原来只是个执事，这谷中主事之人究竟是什么身份呢？

星魂默默地分析着，他现在一点儿也不想逃，不想做杀手与学一身本事是两回事。冷兵器时代拼的是武力，他没那么傻去找个山旮旯儿种地当农民。

他相信一点，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永远不要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他难能可贵地带着前世的记忆，多少也要总结一下，让这一生过得精彩一点儿。